

张辛欣

大院里的生猛丛林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

张辛欣
ZhangXinxin

16岁当农工，在北大荒风雪夜我给女工讲《战争与和平》。18岁当兵的时候，我给战士们讲《东周列国》。20岁当护士的时候，我给小病人讲拇指姑娘和哪吒。后来，58岁的我，给你画故事。



不过照张辛欣看，1975年才迁人的姜文只能算“土鳖”。“他那镜头呈现的六公主府，哪有我们那时气派啊！”层层叠叠的院落里，还有假山、防空洞。

很显然，张辛欣是那种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孩子——话说得特别溜，并且眉飞色舞、手舞足蹈，讲到高兴处，拍拍你的肩或干脆踢一脚，均属正常。结果是，采访变成侃大山，一个话题可以瞬移到另一个话题，比来自星星的都教授还要快。

张辛欣又显然不是王朔那种大院子弟。话说得溜，却不带“痞子味”，她的眉飞色舞也更接近西方式的夸张，而非寄居胡同的侃爷。这当然和经历相关。她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，在北京人艺做过话剧导演，是作家，后远赴美国学电影。

有趣的是，岁月好像没在她脸上留太多痕迹。年逾六旬的张辛欣几无皱纹。其实当年满中国跑时她就经常被人问：“你为什么看上去要年轻十岁？”她通常的回答是：“可能我没心没肺，啥事都不往心里去。”

大院文化

去年8月间，张辛欣出了本书，书名挺有意思：《拍花子和俏女孩》，形式更有意思：绘本。这是张辛欣的“绘本处女作”。她打开iPad，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分享原稿，边看还边问：“怎么样，画面、构图、颜色？”

形式是新的，故事则是老的。背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讲述了一个随父母搬入北京的小女孩，从陌生到熟稔，成为“大院子弟”的一分子，最后又背起行囊去往农村。张辛欣勾勒出了童年、上山下乡、参军等人生诸阶段。而这些，也是她的亲身经历。

张辛欣的父亲曾为铁道游击队队员，活动区域就在大名鼎鼎的微山湖。张辛欣出生于南京，不久，父亲被调往北京工作，她自然跟着去了。定居处叫“六公主府”，最早为清道光帝六公主的府邸，北洋政府时期为内务部办公地，1950年代初成为解放军某部机关驻地。居民主要是军人及其家属，包括将军、军旅作家等。《七根火柴》作者王愿坚、《黄继光》作者黎明都与张家比邻。

日后因王朔等人而知名的“北京大院文化”就萌发在这样的土壤上。姜文还住过六公主府，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中取了不少景。

不过照张辛欣看，1975年才迁入的姜文只能算“土鳖”。“他那镜头呈现的六公主府，哪有我们那时气派啊！”张辛欣记忆中的大院分成好多院落，层层叠叠的，还有假山、防空洞。“绿色的车早走晚归，按时装走，按时倾泻回来，一大堆米黄军装爸爸。”

孩子们也创造出了独特的群体文化。军人子弟最爱模拟打仗，折下柳树枝盘成伪装帽，将扫帚改装成红缨枪，自制弹弓、绷弓子，成天喊打喊杀。女孩子也不甘示弱，甚至敢和男生打架。用张辛欣的话说，彼时的大院内堪称“生猛丛林”。但无论疯成什么样，谁要是被外面人欺负，大家准会一窝蜂出去复仇。

《拍花子和俏女孩》用一张张图画记录了那段岁月，有野蛮也有温暖。不过到1960年代后期，老的走了，新的来了，待王朔、姜文、张元那拨“小屁孩”长大成人，大院文化变化了。“军干子弟和军干子弟不一样！”张辛欣总结道。

拍花子、大运河与好莱坞

大院的生活并非只有嬉笑打闹。事实上，军人家庭的孩子，谁也不想给自己当将军的爹丢脸。有段时间，张辛欣十分向往“拍花子”。北方流传说有些坏人拿混入迷药的糖拐骗小孩子，把他们运到远方做苦工、卖给马戏团做小丑等等。大人讲这个故事是告诫孩子别理陌生人的搭讪。张辛欣却被故事的另一种指向吸引了：“拍花子能把孩子带走，离开学校、离开家！”这也是绘本设定的主题：“我假装吃了毒糖，跨上拍花子乘坐的美丽彩虹，混上妖怪船，然后在半夜里跳船逃走，闯荡世界去！”

现实中，张辛欣以另一种方式逃离。“拍花子没来把我拐走，我却被卷入了滔天狂涛，被卷到遥远的地方。从此之后的日子和经历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象到的。”16岁她插队到黑龙江军垦农场，后去湖南当兵。1971年退伍返京，做了几年医院护士。1978年张辛欣开始写作，发表了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》《疯狂的君子兰》等作品，蜚声文坛。1984年她与桑晔合作《北京人：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》，同时在5家文学期刊推出，引起轰动。这或许是大陆最早的“口述历史”项目，在那个人们的表达欲并不旺盛甚至顾虑重重的年代，张辛欣撬开了那么多人的内心。此后，她千里走单骑，成为“第一个骑自行车旅行大运河的中国女作家”。她还做过《棋王》编剧，将阿城的名作搬上银幕。

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，工作没着落，经巴金推荐，张辛欣进入北京人艺。时任院长曹禺曾遭她撰文批评，却并未介意。

1988年张辛欣远赴美国，到康奈尔大学当访问学者，后来做广播、学电影，嫁了个做律师的老外。创作并未停止，她不仅继续写小说、剧本，还出版过《美国商务法律导引》《占领华尔街》，又多了个“经济学家”的头衔。六十之年，她开始画画，画出自己的童年。

对话 Talk

Q=生活周刊 A=张辛欣

Q: 1988年你正走红，为什么突然离开了人们的视线？

A: 那时我因为几本书确实非常有名气，人看着也很张扬，但我心里是虚的。我知道我写空了，没新东西了。你看，先锋小说我写了，剧本我做了，口述史我搞了，接下来写什么？所以必须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

Q: 在美国二十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
A: 以前都觉得咱是知识分子，特清高，不要谈钱。可人家美国，搞艺术的90%都在餐馆里刷盘子，这又怎么了？所以我现在强调的是，了解读者想看什么，你把活干好。

Q: 其实《拍花子和俏女孩》里的故事，在你那两本名为《我Me》的自传体小说中都有了，为什么又要写绘本？

A: 首先我想写给孩子看，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童年，那个时代。《我Me》显然孩子看不懂，用绘本很合适。其实2007年的时候美国有一股漫画热，我是受这个鼓舞。我想我电视、广播、舞台剧、小说什么都弄过了，就是没有弄过小人书。我画了三年，一千多张，颈椎、腰椎都画完蛋了！

Q: 你从前没画过画吧？

A: 自己没画过，但我临摹名画，临摹了二十多年！喏，你看看（打开iPad向记者展示），我特别喜欢浮世绘，那细节、颜色、姿势……

Q: 从绘本角度说，你的这本书里的内容，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“儿童不宜”吧，比如小孩子间的暴力、传说中的恐怖元素等。

A: 这里有误区。中国对绘本的定义是给1-18岁的孩子看的，但是在欧美国家，绘本是跨年龄阅读，从1岁到100岁的人都读。所以我的绘本面向8岁以上所有人，大人也能读。另一方面，其实我是在给小孩讲故事，把成长的经验告诉下一代。不要觉得小孩子理解不了，别小瞧他们的想象力。老讲些小猫、小狗的故事骗孩子世界是多美好，有意思吗？

Q: 所以你讲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。

A: 是成长故事。我讲一个小姑娘的成长故事、逃跑故事、被其他小孩排斥的故事，把我们的神话、传说，把我们的城市表述出来。